

翻江倒海的人们

范 瑛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言

这里收集了七篇特寫和通訊，所描寫的都是一些具有高尚的共產主义道德品質的人物。其中有七十多歲还爭取入党的張阿二老師傅；有冒着生命危險為祖國增加財富的英雄潛水員；也有在平凡的工作中創造了不平凡成績的青年工人和女列車長；……。

虽然離開訪問他們的時間已經相当長了，但是，这些動人的故事和創造这些故事的人物，仍然是那样鮮明的出現在我的面前，使人永远难忘。

是他們，日日夜夜為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而辛勤勞動。

是他們，为了遠大的未來，使平凡的工作頻添了無限春色。

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要歌頌他們，贊美他們。

作为一个記者，我的責任是忠实地記錄下他們的优秀事迹，讓成千成萬的人把他們當作自己的榜樣。

祝賀他們在今后工作中獲得更大的成就！

祝賀我們祖國今后会有更多的、更优秀的人物涌現！

范 琰 1956年4月

目 次

翻江倒海的人們.....	1
成 長.....	12
七十一歲的新黨員.....	19
女列車長.....	26
我要煞住它.....	32
贏得了時間.....	36
黎明前的長堤.....	40

翻江倒海的人們

一出吳淞口，便看見那波浪滔滔，天連着水，水連着天的茫茫大海。我們乘坐的那個小登陸艇，就在這一片汪洋中，乘風破浪地前進。

回頭一看：吳淞口的防浪堤直伸到海里，象一條綫似的把長江和黃浦江隔成兩半。防浪堤尖端的燈塔逐漸縮小、縮小，最後成為一個小黑點。

在我們船的左邊泛着混濁的黃色浪花，右邊是一片帶着淺綠色的水，越往東走，水也越來越綠。這是東海、長江和黃浦江合流之處，也是水流最急的地方。海員們順口叫它“三夾水”。

就在這裡，停泊着一艘二百六十呎長的大拖駁。船上的六、七十个翻江倒海的打撈工人們，正在為撈起那艘沉在海底二十多公尺深處的、總排水量五千多噸的大客貨輪做着准备工作。

副 隊 長

我們到達“海上工地”的時候，正當工人們休息着等待

漲潮的時候。走進船的大艙，許多工人們正在玩撲克，四個小伙子在雙打乒乓球，桌子上還放着一個流動圖書箱，陣陣笑聲時常蓋過了艙外的海嘯聲。要不是看到那掛在艙里還在滴着水珠的潛水衣，我們真以為到了一個海上俱樂部呢。

我們幾個陌生面孔一出現，立刻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一個紫銅臉色、三十多歲的中年人朝着我們走過來。陪我們去的同志介紹說：“這就是沈阿四同志，這個打撈工程隊的副隊長。”

早就聽說過他的名字了。經過這位名震南方的潛水員和他的同伴一道打撈起來的船隻，大大小小不下三百多艘。他們的事業在打撈工人中象神話似的流傳着。據說，在一九五三年打撈總排水量五千多噸的“鄭和輪”時，有個兄弟生產組向沈阿四所領導的小組挑戰，保證要提前幾天完成任務。沈阿四接受了挑戰，並且比預定計劃還提前了三天。可是，正在這緊要關頭，挑戰的那個小組偏偏有人生病了。當時又正是即將發大水的時候，打撈工程必須在洪水到來之前完畢，否則就得等到下半年。這時，阿四立即要求自己組里的潛水員去支援，使整個打撈計劃不致受半點兒影響。當他們接到這個組寫來的感謝信時，他說：“這算什么？競賽本來就是為了超額完成國家計劃呀。”

也就在打撈這艘沉船的工程中，有一次，他潛下水去要封閉一扇船尾窗，這是最后一扇窗了。應該說明：打撈每一艘船必須先摸清沉船的位置，用沖泥槍沖掉淤積在艙底的

污泥，再用木板、棉絮把沉船所有的窗、門、洞口以及裂縫封牢，最后，才用又粗又大的管子压進空气，把水从船艙里排出。这时，只要在船边加上几个浮筒，再用起重机一拖，沉船就可以逐渐浮出水面。封艙是整个打撈过程中最艰巨的工作，封不好就漏水。这一次，当他正沉在漆黑的江底用手摸索着工作时，忽然发现由于船是側着沉沒的，所以这扇船尾窗就傾側在江底那一面，人進不去。要封閉它就得倒挂在船欄杆上去封。不用說，戴着几十斤重的銅头潛水帽在水底來个倒豎蜻蜓，那不僅潛水帽会進水，不安全；而且这一弯下去呀，說不定就很难再直起來呢。可是，不封好这扇船尾窗——那怕就只有这一扇進水，沉在江底的船就会永远浮不起來的。

多少人都劝沈阿四不要冒这么大的危險，还是慢慢的想別的办法，可是他搖搖頭說：“不行，必須爭取早日完成國家計劃。”憑他十多年來的潛水經驗和他那堅強的意志，他不顧一切地沉到江底，把自己的雙腳用繩索縛在船欄杆上，人順着水勢朝下弯、弯，一小時后，沈阿四終於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还有一次，在打撈另一艘船的時候，他們把所有的艙門、窗都封好了，可是怎么也抽不干艙里的水。这就是說，船上还有漏縫，水从漏縫里進去了。可是到底这条縫在那兒呢？要在那么大的一艘船上去找出漏縫已經是夠难的了，何况現在是在海底靠雙手摸呢？只有一个办法——比“倒

挂”还要危險万倍的方法，那就是把潛水員封在艙里去檢查什么地方漏水。不消說封艙里水的壓力比外邊大得多，假如萬一發生什么意外，急救也很困難。可是，他同另外兩個潛水工人接受了這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他們跳進船艙，把自己封在艙里。這時，潛水員和外界保持聯系的僅僅是依靠著一根輸氣管。慢慢的，從工作船上打進來的空氣把水激蕩得“咕”“咕”地叫，象萬馬奔騰似的沖得三個潛水員立不穩腳。最討厭的就是水的壓力越來越大，呼出的氣沒法排出去，輸進來的空氣却逐漸的多起來，潛水衣鼓起來象個大魚鰾，人也越來越疲倦，耳朵响得象雷鳴。一小時、兩小時過去了，他們使盡氣力跪著摸、爬著摸……。他們忘記了危險，忘記了一切，只是記著“漏洞”、“漏縫”。是的，漏洞堵塞起來了。他們冒著生命的危險為國家撈起了又一艘大船。

這帶頭冒著生命危險打撈船只的，就是站在我們面前的沈阿四。

正因為這樣，當我們看見他的時候，這位干了十多年打撈工作的打撈工人已經被提升為打撈隊的副隊長了。

“海上工地”

副隊長帶我們參觀了“海上工地”。

“工地”顯得那麼平穩。我們站在船頂上，眼看波浪一遍又一遍地沖擊著船舷，又無力地退了回去。船上高聳著兩座電動吊車，象巨人似的屹立在海洋上。吊車之間就是

給潛水員輸送空氣的冷風機。從這些機器上伸出許多大小不同的橡皮管子和鐵管，一直伸向海底。

潮水開始上漲，波浪更加洶湧，工作船旁的幾艘小船也隨着波浪上下動蕩。突然一陣緊促的鐘聲，工地頓時緊張、活躍起來。機器發出了隆隆的聲音，起重工人也搬動着下海的吸泥管。沈阿四和幾個潛水員立刻跳到小船上，信號員幫他們穿上肥大的潛水衣，套上二十五斤重的銅質潛水帽，攔腰又系上空氣輸送管和通訊用的信號繩，前胸、后背又各挂上二十多斤重的青鉛塊。這時，潛水員們站了起來，他們已經成為魁梧的武士了。

身上負着一百五十多斤裝備的潛水員，順着船旁木梯走下水，漸漸地波浪掩蓋了那在陽光下反射出耀目金光的潛水帽。水面冒出一陣汽泡和浪花，潛水員們往那六十多尺深的海底沉下去。

在船上的信號員一手放送着輸送空氣的皮管，一手放送信號繩。沈阿四他們雖然下了海，但是依靠着這根信號繩，同他的信號員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一會兒，信號員說：“他們需要沖泥槍。”立刻，一支有三個頭的沖泥槍墜着沉重的鐵塊往下放。工地上的人們告訴我，過去沖泥槍只有一個頭，現在工人們把它改裝成三個，沖起來力量大，人工又省。但是，我們更奇怪的是，船上的信號員怎麼會知道海底下的潛水員們的要求呢？

沈阿四的信號員章彩根是一個年輕的小伙子。從我們

眼色里，他知道了我們的疑問。他說：“這沒有什麼，只要按約定的信號拉扯几下信號繩就行了。有些過慣了海上生活的打撈工人、起重工人，不用信號繩也能知道。你看那個‘老头子’，別瞧他老人家眯起眼睛，沈阿四在水底下做啥，他都一清二楚。”

“老 头 子”

隨着他的眼光，我們看到站在工作船上有一位頭髮花白的老工人，正在指揮着起重工人放吸泥管，他全神貫注地看着海面。工人們告訴我他已經干了三十九年打撈工作了。因此大家都尊敬地叫他“老头子”。打撈工人只要聽到“老头子”在哪里，也就准知道那里的工程最大，困難最多。每到工程最艱苦的時候，工人就會問他：“老头子，您看，有把握不？”只要“老头子”點一下頭，人們就充滿了信心。

“老头子”今年六十歲了。他那額上的皺紋代表着中國打撈事業的成長史。他感慨地敘述着當年老一輩的潛水工人的打撈史。那時根本沒有什麼潛水設備，人們總是脫得赤裸裸的，別住一口氣，順着竹竿朝海底溜，撈着什麼就是什麼。打撈工人靠着堅強的身體沒命地干，可是仍然整天愁吃愁穿。也正因为這樣，許多優秀的老一輩的潛水工人不是死在海里，就是貧病而終。他說：“哪里象現在呵，毛主席給我們什麼都準備好了。”“老头子”也說起帝國主義分子怎樣欺壓過中國打撈工人，但是，中國的打撈工人却仍然

創造了翻江倒海的事業。

老人家興奮地告訴我們一個揚眉吐氣的故事。那還是在解放前的好幾年。偽招商局要打撈一艘觸礁沉沒的大海輪，從日本請來了潛水工程師。這個所謂工程師一測量、一計算說：“除非炸掉這個礁，派上兩百個打撈工人，這艘船是絕對撈不起來的。”他們又花了一個多月兩千元美金的高價，請來一個美國“潛水專家”，“專家”剛下了水，馬上就爬了起來，臉色發白，嘴里象螃蟹似的吐着唾沫，直說：“難呀，難！快拿‘威士忌’來給我喝！”“老头子”看了幾乎氣炸了肺，他站起來說：“讓他們都走吧，我們担保把這艘船撈起來。”十二天後，他和他的十個老夥伴，再加上幾個起重工，也沒有炸礁，就把這艘兩千多噸的海輪從海底拖了上來。

從此，創辦一個中國人自己的打撈公司的願望就在“老头子”心里成長起來，他曾經把這一願望寄托在反動派的偽招商局，可是他們說：“別想什麼花樣了，上次不過是湊巧，你們難道比美國人還有本事？”……直到解放以後，“老头子”才真正成為中國人民打撈公司中最受尊敬的一個老年工人。

“老头子”越談越高興，他掏出十多年前打撈起的那艘船的照片指點給我們看。就是這艘船，日本的“工程師”失敗了，美國的“潛水專家”也搖著頭，但是十二個中國打撈工人卻把它從几十呎深的海底撈起來了。我們看著照片中龐大的海輪，實在為這位經驗豐富的老師傅和他的夥伴們感

到驕傲和興奮。

他看着那冒出在海面上的吸泥管，管中正噴出從沉船中吸起的好幾尺高的泥泉，海面象燒沸了的開水似的在翻騰。老人家的臉上掩飾不住心裡的愉快。他又說：“沈阿四說得對，現在真是一切都變了樣。國家的需要越來越多，沉船要打撈，妨礙航運的障礙物要清除，多少水利工程等待我們去作水底勘測。你看，我們公司還有許多工程隊派到中南、東北、海南島呢。過去為了要保住飯碗，打撈工人不得不父傳子，子傳孫。現在不同了，誰還願意保留技術不盡量傳給想學的青年人呢！”

年 輕 的 一 代

老人家的話說得對，就拿這個工程隊來說，每個潛水員都帶了一個徒弟，也真有那麼多的青年要求學習潛水技術。這個才從上海吳淞中學出來不久的蔡惠良，只學了一、兩個月的工夫，就已經擔任了信號員的工作。不久，他就將成為一名正式的潛水員了。

他說出了第一次潛水的心情：那時候，師傅剛帮他戴上了銅質潛水帽，他心裡就發慌起來，等到“撲冬”一聲跳下水以後，只覺得人朝下沉，好象要沉到無邊無際的地方去似的，耳朵發聾，頭也發暈。在海面上是看不盡的奇觀美景，海底呢，却是漆黑一片，一切只能靠兩隻手來摸索。正在這時，他想起老師傅慈愛的眼光和懇切的叮嚀，他不但不再害

怕，反而因为自己在建設祖國的大路上已經邁進了第一步而感到驕傲和兴奋，多少沉船和水利建設事業等待着自己去努力呵！

藏在青年們心里的秘密愿望，每个老師傅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沈阿四說：“你只要看看我們拖帶着打撈起來的船只回到港口的時候，大家都抬起頭，挺起胸膛，誰不為國家多了一艘運輸船只而高兴！就是你看了這番情景，也一定想學潛水啦！你知道‘江新輪’嗎？”

“江新輪”？我不僅知道，而且我還參加過它的試航和開航典禮。在這新中國第一艘最舒適、最漂亮的內河輪船上，每間房里都有暖氣和電扇設備，還有舒適的母子室和兒童俱樂部，我就曾坐在它的、裝飾得古色古香的餐室里，欣賞過吳淞口外的海景。這艘船，過去被美蔣匪機炸沉在黃浦江里，一沉就是三年，是誰讓它重新為人民服務的呢？是沈阿四，是“老头子”和他們的同伴們。

在打撈“江新輪”期間，數以百計的打撈工人，不分寒暑，穿上笨重的潛水衣，沉到江底勘察探測。船已爛得到處漏水，可是他們提出保證：“我們有辦法讓它浮起來。”就在這次打撈工程中，沈阿四和另外兩位潛水工人冒着生命的危險，把自己封在艙內，爬着摸，跪着摸，又用耳朵靠着艙壁听，尋找漏縫。打撈工作繼續了半年，這是多么艱苦的半年呵！冬天，打撈工人們的手凍得生了凍瘡；夏天，又厚又笨的潛水衣幾乎把他們悶暈過去。但是，他們克服了一切困難，

终于使它新生了。

当这艘華麗的輪船第一次開航駛过水上工地時，它拉起汽笛向潛水員們致敬。這時他們不禁想起了那風吹、雪飄、雨打、浪擊的無數晝夜的艰苦，都蜂涌地跑到岸上。“江新輪”駛近了，越來越清楚了，可是在潛水員們的眼里，“江新輪”却越來越模糊。他們偷偷地用手背擦了擦泪水，这才看清楚了，多么漂亮的中國第一艘大江輪呵，他們忍不住也隨着千万羣众而欢呼鼓掌。

这就是潛水員們的心情。

夜深了，半輪明月当空。我和沈阿四站在工作船的頂上，瞻望那好一浜的海上夜景。远处，吳淞口外防浪堤尖端上的灯塔閃動着紅色的信号灯光，工作船旁的浮标上也閃動着綠色的信号灯光，一紅一綠在無边黑暗的海上放射着光芒。工作船上靜悄悄的，偶而傳來几个老年技工修整空气輸送机的响声，潛水員、起重工們都在休息，等待着天明以前潮水的到來。

我們沉醉在这迷人的景色里，清新的海風吹動了我們的衣襟。沈阿四轉过头來望着我說：“每次，当我看到这無边的大海，就会立刻想起决不能讓一艘艘有用的船永远沉在海底。可是打撈工作是有季節性的，現在馬上就得停工了，我只恨時間不夠呵！同志，明年你再來吧，那時候，這艘一百多公尺長的船就要浮在海面上了，祖國又要多一艘運輸船只，你一定要來啊！”

盼望了好久的日子來到了

我牢牢記住這個約會，我的心和沈阿四一樣焦急，這一年真叫人等得夠瞧的。好容易在一九五五年七月的一個下午，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這是沈阿四他們打撈公司的同志打來的，話筒里是又緊張、又愉快的聲音：“明天就要起浮了，歡迎你來！有空嗎？”

這不真是說得奇怪嗎？就是有天大的事，我也得趕去向辛勤勞動了一年的沈阿四、“老头子”和所有翻江倒海的人們祝賀、致敬呵！

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了海上工地。迎接我的不再是去年那樣奇怪、陌生的眼光，而是一個個熟識的面孔，一只只熱情的手向我伸過來。沈阿四笑着說：“你真來了！”

我說：“來了，我是向你們賀喜來的。”

今天，海上工地四周都是各種中、小型船只，工作船上懸挂着一幅幅保證勝利完成起浮任務的標語，在陽光下泛着紅光，顯得喜氣洋洋。

中午十二時，正在工作船頂指揮台上的總指揮發布了起浮的命令。立刻，一陣隆隆聲，十一部壓氣機向沉船艙內和綁在沉船邊上的四只大浮筒打進空氣，十八部抽水機也先後開動，海面頓時沸騰起來。從沉船內部伸出海面的許多橡皮管，噴射出涵涌的泥泉，起浮工作開始了。

下午三點多鐘，海面翻起一圈圈的大水波，工人們突然

發出一陣欢呼声。海水不斷冒着水花，接着象鯨魚出水似的，海面上猛的冒出一大塊絳紅色的船尾，人們更加緊張了。“老头子”今天是副總指揮，他在工作船邊的鉄梯上爬上爬下地指揮着起重工人操作。站在船頭上的一批年輕參觀者也在笑、在跳，他們是初中畢業生，現在正在潛水員訓練班學習。他們告訴我：“潛水工作是壯麗的事業，从今天起，我們一定要下決心當一名優秀的潛水員。”

這時，忽然烏云蔽空，雷声隆隆。剎那間，掉下了豆大的雨點。但是工人們毫不介意地披上救生衣，赤着脚，沿着橡皮管跳到逐漸起浮的“沉”船上。下午四時，這艘十一年來沉沒在海底二十多公尺深处的大海輪已經全部起浮了。工人們立刻用鋼絲繩把它緊緊地系在拖輪上，緩緩地拖向淺灘。

一個多星期後，這艘“沉”船被送進造船廠修理了。不久，祖國又將多一艘海上運輸船隻。

這批翻江倒海的人們呢？他們早又奔向另一個水上工地了。臨走時，沈阿四緊握着我的手說：“歡迎你再來！”

祝福你！潛水英雄們。我們的人民將永遠記着你們對祖國的貢獻。

成 長

上海市房地產公司第一工程站里有个十九歲的初中畢

業生，青年團員、事務工黃政炎。

事務工要搞工人的生產紀錄，又要管領料，收發工具，還要搞工人伙食，工作又平凡又瑣碎，可是，他干起來却十分起勁。

第 一 天

雖然小黃參加勞動已經有大半年了，但是，他總忘不了走向生活的第一天。

那是前年的一個冬天，天剛蒙蒙亮，小黃懷着又是激動又是不安的心情拿着報到書趕向工地。到工地時才六點鐘，大門還沒開。

好容易上工時間到了，他隨着成羣的工人走進了大門。大樓里走廊、角落的牆壁上到處都是剝落斑點的痕迹，有些地方還正滴着隔夜的雨水。就在這裡，他見到了工程站的領導同志。

“這就是我們的任務：把房屋修好，讓居民安住。”領導同志緊握着他的手，又指着一個青年工人對他說：“這是你的師傅瞿仁法同志。你有困難可以找師傅，找中隊長，找我。記着，可要虛心向師傅學習呵！”

師傅帶他參觀了工地。工地是一片緊張現象。粉刷工熟練地拿起鐵刀，蘸着混凝土朝牆壁的破洞補上去，只要那麼几下子，就弄得又平又滑，和原來牆壁一個樣；木工在那裡安裝玻璃窗，嶄新的木料還散發着一股特殊的香味。人

們笑嘻嘻地招呼着新來的小伙子，他呢，却在想：多麼了不起呵，高樓大廈不就是这样一刀一磚地蓋起來的嗎？

第一天就在这样兴奋的心情下度过了。一下班，他就跑到家里，嚷着：“阿姐！我上工了，同志們对我真好，教我这，教我那……。”

他的阿姐被他那股高兴勁兒逗樂了：“好，大家对你这样關心，真要好好学，不要以为沒有達到自己的志愿就灰心，國家需要你，你就應該努力。”

這句話倒把小黃的心事勾上來了。从讀小學的時候起，小黃就立下志愿將來做个美術家，平時也欢喜东抹西画的，甚至还在兩個多月前考过藝術專科學校，然而，現在却做了建筑方面的事务工……。

他边走边想的回到了工人宿舍。才進門，只見好几个小伙子都圍了上來：“新同志，你有什么問題要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提出來，我們可以帮助你解决。”

小黃好半天講不出話來，剎那間，“美術家”、“繪画”的幻想都被这种熱情和友愛冲散了。

關 怀

第二天，正式開始工作了。年輕的瞿師傅对新徒弟說：“你先学学記工人生產紀錄吧，干这个就得入現場，边看边記，但是千萬不能錯。”小黃拿着紀錄簿就往工段上跑，剛走出門，他呆住了。小黃負責的工段在最高的一層樓，抬起頭